



南冥別集  
人

又 7  
4097  
3





門又伊7  
號 4097  
卷 3-3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七

師友錄

此卷所錄亦皆先生之門人也

鄭寒岡文穆公

行狀略

張顯

先生諱述字道可自號寒岡祖應祥

贈左承旨父

思中

贈吏曹判書承旨公受業于寒暄堂金先生

之門金先生愛其志行妻之以女判書公天資寬曠

人謂之不失赤子心公生三子長曰遠

贈左叅贊

次曰崑壽西川府院君季即先生也先生以嘉靖二

十二年癸卯七月九日子時生於沙月村之第判書





公善星曆大喜曰此子當為名賢先生生有異質莫  
膚秀拔其在嬉戲舉止異常坐作有節同隊群兒推  
以為長出入奔趨一唯其令謂之神童始學書輒了  
文義聯言為句詞意警人七八歲受大學論語已通  
大義辛亥夏判書公下世先生年九歲執喪哭泣無  
異成人鄉黨奇之伯氏泣與語曰昔我先君慮爾失  
業遺教在耳先生惕然悚懼乃發憤讀書手摹孔子  
畫像掛之壁上日必再拜出入必奉持而行十二歲  
時讀通鑑不待師受德溪吳公健掌教州學先生從  
而受業德溪嚴毅有節道遠近來學者多先生與一

友生同受易既學乾坤二卦則他卦推類皆通德溪  
謂其同學生曰鄭生既自精解而當師鄭生也早歲  
一入鄉闈得解既赴洛不入會場而還自是停廢舉  
業尤加刻厲雖燕居未嘗脫衣冠有惰容夜深而寐  
鷄鳴而起終日危坐講讀不輟時禮教廢壞人家冠  
昏喪祭皆用俗禮鄙野不足觀先生獨遵用家禮乃  
博究經傳大小禮文叅商節月抄定四儀躬先行之  
篤信無疑歲癸亥春往謁退溪李先生仍質心經李  
先生稱之曰資質穎敏志學好善寒暄流慶豈無餘  
韻丙寅往拜南真曹先生曹先生謂先生曰汝於出



慶粗有見慶吾心許也士君子大節惟在出處而已  
戊辰冬丁內艱喪禮一從家禮倚廬門外不蔽風雨  
左右請塗之先生曰罪人豈敢自安時方感寒凝冰  
滿衣而不離殯側致有危疾再暮之中羸病幾危南  
冥先生致書慰問有曰語及出滂乃艱保進全州有  
書院先生曾以卧龍祠故事稟定于退溪先生遂定  
奉享程未之義就以川谷仍請手額揭之州人推先  
生為院長先生取白鹿洞舊規嚴立課條日與遠近  
儒士講讀切磋頗有興起者萬曆元年癸酉 宣廟  
命擢學行之士迂臣有以先生薦者東岡金公宇頤

以修撰八侍仍 啓曰鄭述學問通明曾從李滉學  
又嘗往來曹植之門既有才局又有異行當令以布  
衣入對訪問治道觀其人品然後 命之以爵可也  
冬除禮賓寺叅奉不赴 乙亥夏除 健元陵叅奉不  
赴 戊寅夏銓曹 啓叙六品除司圃署司圃拜疏辭  
遞秋除義興縣監冬除宗簿主簿又除三嘉縣監皆  
辭不赴 己卯春除知禮縣監陳疏又遞庚辰春拜昌  
寧縣監始謝 息疏辭不 允遂引見 上曰爾師  
李滉曹植子對曰臣於二人出入其門請問質疑則  
有之執經受業則未也 上問二人氣像學問何如



對曰李滉德器渾厚踐履篤實工夫純熟階級分明  
曹植器局峻整才氣豪邁超然自得特立獨行上  
又問爾所著力者何書對曰臣從事於大學矣上  
問大學工夫何者最要對曰三綱領八條目無非修  
己治人之方而先儒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臣  
恐謹獨最為緊要帝王之學出治之本無一不在謹  
獨上仍陳義利公私之辨上又問爾之縣且將何  
先對曰臣學淺才劣恐未能有為而所願則欲先興  
學焉上曰爾名不虛得矣及到縣做家塾之制四  
境皆設書齋擇定訓長日課教讀每朔陞行陞闕

禮就校謁 聖坐明倫堂引諸生講論終日見其學  
舍頹毀即為之重新祭器祭服一時俱新其於春秋  
釋奠備盡嚴敬至於社稷城隍厲祭之事必皆親行  
壇壝頹毀擇地改築倘設齋舍以便將事與諸生講  
習鄉飲鄉射等禮聚境中老人行養老宴筵分內外  
以別男女而盡其款辛巳秋以持平承 召赴朝引  
嫵得遯昌人追思之立生祠堂十月拜宗親府典簿  
以疾辭十一月拜儀賓府都事又辭十二月拜社稷  
令未幾呈辭壬午春拜軍資監判官呈病南還癸未  
移卜檜淵構草堂種竹種梅號百梅園約鄉友及門



徒有月朔講會之契甲申夏拜同福縣監 特命也  
謝 恩又引見問以治道先生敷對剴切 上嘉歎  
敦諭遣之既至允設施一如昌山乙酉春以校正廳  
即廳被 召赴朝八月受由下鄉引疾家食秋拜咸  
安郡守遂之郡尤留意於興學恤民修朴斯文漢柱  
墓又立祠享之孝子貞女之旌問者悉皆新之戊子  
秋謝病歸辛卯冬拜通川郡守謝 恩赴任壬辰夏  
倭亂孔棘先生倡義討賊移檄列邑血誠開諭時閔  
北土兵附倭作亂王子宰臣守令有被虜獲先生孤  
軍聲討人方危之吏民盡誠衛護終得保全矣河陵

君避亂在金岡山谷聞土賊導倭搜山即自縊於窮  
谷中人無知者至秋先生始聞之遂捕土賊尋得其  
屍親臨殮襲具棺槨權厝以聞 宣額深加傷感傳  
曰這恩予何以報姑陞堂上以示予意陞通故疏辭  
不允癸巳冬拜江陵府使赴任經理庶務靡有關遺  
甲午冬拜同副承旨疏辭不允乙未正月陞右副承  
旨丙申春拜江原道觀察使 宣廟引見諭以修築  
山城措備兵食對曰臣雖駑鈍敢不竭力時賊屯海  
上天兵畱住糧道匱乏先生設計多方廣募兵粟嚴  
飭列郡刻期營措以為策應之資以錫原形勢可為



開東保障乃擇將募僧築城儲水多峙糧甲以為緩  
急之用又立元冲甲祠祭元天錫募使士民皆知節  
義之可尚效慕之有所五月呈告乞適不允十月再  
辭遂適丁酉六月拜成川府使赴任時倭寇再動驅  
向京城諸宮王子來住府館侍衛宰臣遍滿終繹先  
生致誠盡禮極其誠悃供接上下區畫備盡故自始  
至終未有違失焉戊戌冬特陞嘉善疏辭不允庚  
子正月瓜溝遮除忠佐衛副護軍有眼疾假寓陽德  
縣村舍上疏請去職名而不允七月聞懿仁王后  
喪即赴笑上疏論山陵辛丑拜忠州牧使赴任為文

以祭彈琴臺下戰沒將士未久又以校正廳堂上承  
召還朝是歲自秋間西川君病重先生不離侍側  
躬親藥餌及卒至卒哭必躬庶事必無虧憾癸卯春  
遂呈告退住于水川地秋末自水川還星州就寒岡  
舊址之北築小齋名曰夙夜齋甲辰除海州牧使除  
工曹叅判皆不赴州西有修道山山之東畔泉石明  
潔迥隔人烟先生樂其僻靜又構小齋以為藏書遊  
息之所名之曰武屹乙巳拜洪州牧使不赴先生悶  
鄉中子弟因亂失學遂約為期望通讀之會在約者  
凡七十餘人其約法會議大槩如平時所定講契之



式而略加增損以行之復設齋於檜洲舊基房堂  
憲戶一如舊制名其房曰不愧寢憲曰梅憲軒曰靜  
觀又有竹牖松檉之號揭在楹間別設一庵於齋東  
名曰望雲以先壠在其瞻望之地故寓其永慕之思  
也丙午秋除光州牧使呈病不赴冬先生與門下若  
千人發向香川書院謁廟仍往會稽祭德溪墓又往  
晉山祭南冥墓遂謁德山院祠過龍遊潭轉向天嶺  
謁藍溪院祠又祭一壘墓而還十二月除安東府使  
先生以累被除拜連辭為未安赴任徑逾竹嶺謁陶  
山書院既下車首以興學革弊為務時府有一寺奴

托權相家威勢侵奪民財陵侮士族人皆切齒而莫  
敢誰何先生即令捕囚按得其情狀而鞫治之其時  
當路大官抵書伸救又有從傍善辭請解者終不回  
撓竟致其死闔境喜賀冬彙歸戊申春 宣廟昇遐  
即赴哭廢主曰鄭述林下善士 先王所嘗禮遇今  
宜勿拘常規為先擢用三月特拜司憲府大司憲即  
上疏辭職有曰 聖上同氣之中與之同胎只有臨  
海先嬪早世兄弟二人零丁同長寢食不相離臣知  
殿下至懷充有所不忍焉而自構大孽罪窮天壤  
仰貽 聖上憂哀迫切之痛此臣所以心益腐腸欲



南齊書卷之七  
裂者也伏念今日叅酌 息義變通善處豈無其道  
乎惟在 殿下深思不以公盡法之義公聽達聰益  
昭中正之德命推鞠大臣勉加明慎獄不必盡究人  
不必盡問罪不必盡覈法不必盡施寧有不經之失  
者存乎其間而臨海亦蒙不死之貸涵濡之 恩以  
畢其生則光武之反側自安而文帝之尺布斗粟無  
復謠於今日矣廢主答以無庸固辭曰下備忘記有  
曰以事體言之則有司執法之論屈法伸恩當有自  
出之地今之議論似為倒亂予懼有後弊先生避嫌  
乞免狀至四適差即日散行行到木川住待 國葬

之期六月拜刑曹叅判謝 息後會哭 國葬旋以  
都憲時全 息劄子事累辭乞罷七月下鄉壬子春  
移卜州東江左之蘆谷村癸丑夏 國家有構誣逆  
獄連及大君廷議請斷以王法先生聞變不敢退安  
扶病赴朝行至永同病甚不能前進乃封疏以陳其  
委卧路傍狼狽窘蹙之狀曰昔者魯襄公三十年  
周景王有賊臣僭括造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即景  
王之弟實不知僭括之欲立己也未幾事發僭括出  
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  
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先儒論之以為凡王殺不書



必殺無罪而後書夫天子主專殺佞夫之死且不書而書法如是佞夫之不與聞聖人蓋以無罪處之矣其原情按法之意豈不深切而著明也哉且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莫之禁也再然而解春秋之義而左氏則曰罪在王也穀梁子則曰甚之也杜預則曰殘骨肉也其為景王之累何如哉然則景王之過五大夫成之也今日之事偶然如有所髣髴焉者其稚昧無識則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廷論不已必欲奉命則不又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哉其欲使聖上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之講春秋之義者乎

且殿下之竭誠致敬於慈殿一國臣民所共服感仰者而不幸凶變侵染邪議橫生使聖心瞿然而不安臣甚痛焉伏願陛下惟深思古聖人烝烝之意必以舜之心為心謂天下無不是底者而一無變於前日之所以事之者焉則其所以為舜亦不越乎是正惟加勉焉而已矣時先生子樟方在都下目見時事奉疏閱慄竟不克上先生聞之遂復憤鬱即又裁劄並封前劄以上之略曰臣有豚犬之子方在京師見臣之劄畏怯時議恐臣必死號泣趨趨遂不敢上進非惟臣教子無義實由臣事君無杖誠意



南東別集卷七 九  
淺薄一得之愚不得以上聞反覆思惟罪實在臣輒  
敢收拾舊章重寫一本冀必溷於 聖聰伏望 聖  
慈俯燭微忱答曰見卿兩劄多卿非竟舜不陳之意  
甲寅春蘆谷失火書冊數千卷餘及纂集諸秩皆不  
免災惟心經散揮得出即移卜泗濱乙卯夏風疾遽  
作右邊皆痺鍼藥不效累浴不驗蓋數也然而先生  
雖在難醫之疾亦未嘗弛心於人事而志氣精神不  
不減於平昔丁巳戊午年間朝廷有請廢 大妃之  
事先生草疏辭意激切會廢主答柳滄等疏曰昔在  
戊申鄭遠遂倡全恩之說掠取美名使君上更無施

恩之地以亂國是至今靡定人心波蕩國勢艱危橫  
議之有害於人國家有如是耶先生聞之口不可復  
有言而止焉庚申正月一日寢疾日漸危劇而尚不  
廢檢視禮書五日酉時終于泗上之持敬齋遠近來  
哭者數百人其前歲伽伽山北角崩卒日之朝有木  
稼之異人謂之其徵也秋州人狀本道監司 啓請  
朝廷從祀于川谷書院先生自以早失庭訓為憾其  
事慈闈一以養志為孝然而亦未得久於侍奉則所  
以自致者葬之以禮克盡者祭之以禮而已先生在  
鴈行則季也而以伯氏早夭仲氏出繼故遂自權攝



南齊文集卷七  
祀事終其身自用其誠焉叅贊公稟性醇正志行敦  
確業期遠大而代執祖妣喪過毀致歿故先生常曰  
吾弟之人事非可及於吾先伯矣而不幸早世此吾  
二弟平生之痛也先生問其無嗣與仲氏西川君議  
取西川第三子稷以後之又奉寡嫂于一家事之一  
如老親又嫁遣其兩女必盡其情禮晚又奉遷其墓  
於昌山返葬于先塋之傍手述其誌文西川君後于  
大宗宅于洛城先生每以異居為恨其於往來期會  
之際所以愛悅和樂無所不至故見者莫不欣服其  
既翁焉其視內外姪甥曾無間於膝下之愛推之為

睦如任恤之道隨其所過各盡其情至於遠方賓朋  
鄉閭黨屬惟力所及而必周必悉無少闕遺蓋其厚  
德實行出於天性豈勉強者所可彷彿哉先生幼時  
自優其才以為吾人於宇宙間許多事無不以為已  
責則事無大小精粗皆不可以不學焉至於筭數兵  
陣醫藥風水等說亦必究知其理而得其大略矣及  
其晚歲一以講學著書為專業他無所屑也所著之  
書有叢書錄聖賢風範古今忠謨洙泗言仁錄心經  
叢輝五先生禮說五服公華圖深衣制度武夷誌谷  
山洞菴誌卧龍誌歷代紀年而已



遺事

先生嘗言學者自持其身當如閨中處子不可一點  
受汚於人至於有官者尤不可輕見輕見則必有  
後悔觀陳無已所以辭章子厚則其所以自重者  
如何哉此不可不為之法也

門人侍側時目事裁簡於鄉所而用小尺紙先生禁  
之曰鄉所即古之鄉大夫也不可月片紙胡草遂  
令改之

先生於丁卯冬侍曹先生函文於益城之山海亭喜  
其無山海之趣而合幽貞之吉留侍月餘云

曹先生之歿先生自星州造小方床輸送以便運柩  
先生在黌堂時有衙童招入雜人於齋房與之戲先  
生勸聲曰齋舍甚嚴非此等人所敢入令曳出之  
先生不喜紛華聲樂所至雖富貴家不敢奏樂丁未  
春除安東府使路由榮川前府使金玗交代龜鶴  
亭酒醺泛艇前潭命妓奏陶山別曲先生揮却之  
先生嘗以大谷所撰曹先生碣文善形容大賢氣  
像欲使人人皆得以掛諸座隅寓目存心而多印  
石本則恐有剝缺之患深以為慮及為安東入判  
木板運送德川書院



先生曰學者寧失伯夷之隘不可學柳下惠之不恭

金開巖七峯之子

家傳略

公諱宇宏字敬夫自號開巖壬子中進士壯元丙寅登文科出身選入藝文館應教上劄極言聖躬闕失上嘉納賜醴歷左副承旨忠清監司大司諫陞拜副提學論變法得失與時相鑿出補青松府未久棄歸卜居洛江之開口巖下終老焉公英姿雋拔氣宇軒豁自在髣髴岐嶷異常年未志學聲譽籍甚父兄師友之間所屬望者深矣抱負志氣敢歷頭要而正

直之操恭謹之德出於自然終始如一己丑之變東岡自安東謫會寧公馳別於榮川郡歸謂人曰吾弟順受安命余心稍寬然友于之情勞結成疾將寄詩吟一聯曰唐公淮水舟傾覆韓子潮州馬不前篇未及成而卒時人咸嘆惜公嘗作南冥先生挽詩曰海岳之精日宿光大儒端合佐皇王誰知着力惟存省最是收功在直方氣節稱公猶可笑才華論學祗堪傷不知何損知何益遙寄哀詞浚滿裳

金東岡文貞公

行狀略

鄭述



公諱字顯字肅夫自號東岡又號直峯布衣父希參  
德性醇厚從真樂堂金先生就成聞性理之學擢文  
科歷敷清顯不樂仕於朝求補外赴三陟府治效著  
聞廢嘉增秩瓜滿借寇未幾棄歸稱為七峯先生有  
子四人三耀紹蟬公其季子也以 中廟三十五年  
嘉靖庚子生于州沙月谷之里第幼瑩澈端秀七峰  
奇愛之嬉戲異於常見自不識字時見人讀書如有  
所喜之者默坐傍觀或移晷不去及授文字便能領  
解既無他嗜好唯一味讀書少長屬文思致超越十  
九中進士詞章煒煒言動不妄士友間聲稱謫然庚

申丁七峰憂癸亥授室于會寧浦萬戶金行之門金  
即南冥曹先生之女婿先生與七峯相友善聞公之  
為人愛而歸其甥女焉公仍受學於先生素知有義  
理之學而有意焉至是益加勉勵丙寅以舉子入都  
下適退溪李先生赴 召為就謁而請問談論容止  
之間所以薰灼而自得者已不少矣丁卯擢文科及  
第選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辭疾不仕戊辰丁內憂庚  
午制終是冬聞退溪先生下世與一鄉士類乾川谷  
書院設位會哭辛未春將就仕 槐院先進諸公欲  
隨例試以鹿鄙不經之戲公以為不近於士子持身



之道不屈而還壬申南冥先生疾病侍側數月及其  
易簣素巾環經是冬以弘文館正字 召不就癸酉  
秋再 召就職目入侍極陳人主為學之心法是冬  
超三資陞授副修撰公以驟躡顛倒未便三辭皆不  
允八侍啓曰今日之務莫先於廣求人材近來未  
出身人叅擬臺官此求人材之事也然山林行誼之  
上非科目之比自 上須待之以禮使得展布方可  
有為也 上曰問汝嘗受業於曹植必有所聞且見  
汝為學似是篤實須諫平日為學工夫予試聽焉公  
對曰臣少從師友粗有所聞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先儒曰敬之一字是至 約處所謂敬者惟畏  
近之嚴恭寅畏不敢自暇自逸則此心常存而學進  
矣然此學最怕間斷間斷便不成臣經歷學問之事  
不為不久雖無所成就知其用功之難匹夫居山林  
中無事靜坐一心之微似易制伏而斯須不察已覺  
間斷若夫人主崇高富貴事物易奪處極多若非操  
持密切常存敬畏則深恐易至流放難於收拾也一  
日講訖將退 上曰且坐爾每於筵上眷眷以學問  
勸勉可見忠愛之至也時有以天災時變 下書求  
言公與王堂諸賢上劄極陳圖治之道莫先於定志



南溪先生集卷之七 十五  
莫重於任賢而其本在於講學明理其所以為學必  
由於親近儒臣數陳懇確幾三千言一日 上謂公  
曰汝資質既異其於學問用工亦多廷中進說每眷  
眷於此學予甚嘉之但予學不進未能行一言常以  
為愧也學問之事古人言之已備然不若今日進言  
之切已也汝退而為予製進一箴開陳為學之要予  
將觀覽焉公退而作聖學六箴曰定志曰講學曰敬  
身曰克己曰親君子曰遠小人其所以為說則曰定  
志以先之而不為因循淺俗之說所前却講學以廣  
之而不使一事一物之理有未明敬身所以存天理

而為本領之工克己所以遏人欲而為力行之要惟  
親近君子可以輔養德性惟斥遠小人可以保守本  
心此六者關一便不成學 上答曰可見爾問學精  
粹忠愛懇切深用嘉焉即下玉堂使觀之後於廷中  
上曰予不知文然箴意甚好觀也甲戌春公大病  
元氣極敗難於久侍清讌夏四月請歸故山調理  
上曰爾病予固知之爾當歸休但無久滯也公以帶  
職還山為未安陳疏請解不 允既又上疏乞罷是  
冬 召赴朝啓軍民困苦兵籍不成頭緒轉徙相  
望盜賊橫行之狀又啓僧人交通內司密奉 慈旨



官闈不肅莫此為大臣恐 殿下積誠正己之道容  
有未至而然也 伏願加念又 啓頃日疏通之事眩  
或觀聽隳損如網往者不可諫而來者猶可 戒冬課  
公以吏文隸習官居中左遷成均典籍 仁順之喪  
大臣以帝王喪禮與凡人不同且曰古今有異之義  
請進肉膳公上疏以為且曰三日不急三月不懈之  
義請成 聖孝終始之美又請聽斷之事當摠大體  
而付其細務於有司不惟喪禮當然固亦保護之最  
要者也舊例居中者後都目之前勿授右職而六月  
公徑拜修撰公以遷就國憲義理未安辭之 上不

允即 命召曰知汝至誠茲依所辭逆免此未久不  
相見故召入公再拜謝曰法外受職臣懼用法不一  
不但為一身計而已仰荷諒許不勝感幸曰言及學  
校荒廢士習不美之弊且曰近日大學生相與為齒  
些是長幼倫理所當然也諸生輩樂於新舊間舖啜  
鄙陋之習不樂於此謹然攻之大司成許擘招諸生  
曉諭之諸生不服幾至作亂士習如此誠可寒心又  
言世人見識不能遠視學校鮮不為閑慢之地臣以  
為選擇學職使士風小變養育十年庶幾為他日國  
家之用其為長遠之計莫急於此矣臣欲乞玉堂官



負常使兼帶學職八番則進講於人主出番則與士  
子論說為宜時安嬪之長子永陽君無子以興寧君  
為後 上命安嬪之祀移于大院君之廟而使河原  
君奉之公在王堂以為為人後者為之子興寧雖疏  
屬而既為永陽之子則當奉安嬪之祀不可貶抑長  
嗣遷就他廟上劄論之未幾公辭職還山越明年二  
月被 召登途引疾控辭時 仁聖王后之喪將葬  
而以遺命卒哭後當用玄冠玄帶三司交章公上疏  
以為玄冠玄帶古人不以吊今乃用於君親之喪此  
其為失自不難曉若以為遺教所命有不敢違則亦

有說焉昔漢文遺制短喪而景帝從之君子以是歸  
罪於景帝蓋以君父之命有所未安而為臣子者苟  
焉以從之其為罪尤大故也翌年春赴 召還朝廷  
中啓曰近年以來縉紳之中自分彼此蓋緣沈義謙  
與金孝元相為排斥目分朋黨自上當以大公至正  
之道建極於上率勵臣工奮然有為樂善好士通達  
下情而坦懷待物不分彼此善者善之不善者不善  
之而已則群臣皆當囿於範圍之內而薰為大和莫  
不精白以承休德矣辛巳春陞應教壬午拜舍人又  
陞直提學公再疏不 允時朝廷以 神德王后以



太祖次妃正后未得配祔宗廟事理未便三司同請追奉祔廟公以為春秋之法諸侯不再安於禮無二嫡唯元妃入廟繼室不得預焉上疏極論上既不允而又傳曰啓後日姦臣藉口之資公既呈適還山五月拜大司成力辭不允在成均館草學制七條一曰學令二曰讀法三曰置經行齋四曰擇師儒五曰選生徒六曰貢士七曰取士主意專以脩明學教興化育材為本不果上時上倚重李珣委任甚專而珣性甚躁舉措之際動乖物情三司同散彈擊至以誤國小人日之宗室慶安令瑤請面對

直斥柳成龍等謂之專擅而請斥之上命諫長宋應旣許對與朴謹元遠竄公在泮宮上疏開釋以明三人者本情只緣躁妄激發而非有姦慝之實有儒生朴濟上疏攻公公再辭請罷上曰不足與此人相較公深憂朝論乖張實係國運不幸乃與同僚上劄推本而極言之東西之說其未已久翻轉百端互有得失方李珣在朝務為洗滌調合之論而其云為風旨常落在西邊之中西人之矢志者以珣為宗主而珣性疎白直不覺為此輩所賣漸成謹誤遂與士類角立如鄭澈之為人雖亦不無長處而剛偏忌克



喜同惡異乃其平生之病痛也竊聞頃日引對諸宰  
天威嚴重諸宰皆惶駭踧踖但言 聖明之世不  
宜有此事而澈獨進啓力贊其決云臣等在外雖不  
知其間曲折大抵雷霆之下更加一言已非君子之  
心而况張皇辭說激動 天衷必欲傾覆士林者矣  
是懷奸樂禍之人也 殿下務欲鎮物以清朝著而  
此人在朝陰行巧計織為亂階則必誤鎮定之計  
聖批辭語頗有未安者即避嫌仍遙職還山明年十  
月拜全羅監司三辭而後就職留心學校崇尚節義  
至於儒先廟院之類無不省拜尊慕明年春以副提

學 召還是夏呈告還山即又以副提學 召之公  
歸家未下馬而館吏已到矣公拜疏以辭即 命適  
副學而纔未旬日 特加階授吏曹叅判公拜疏乞  
收成命不報乙酉又拜刑曹叅判三辭就職未幾還  
山丁亥冬授安東府使戊子春赴任己丑冬避賊之  
變起於縉紳一時橫加蔓及者多矣公亦不免謫會  
寧仲氏大諫公馳到握手慟別公怡然談笑慰解之  
從容拜辭而就道路中趙姓人乃平日異議者也趙  
曰公如今能無悔乎公正色曰公論當定於後世言  
何悔乎遂拂袖而起到謫所構小庵名曰完齋付思



無邪毋不敬毋自欺慎其獨十二字於壁上日讀書於其中如不知為囚繫之人一日金吾即先聲到府一府驚撓以為加罪之命必及公公辭氣如常歛衽危坐以待命金吾即至則所拿乃府判官公亦無幸色人皆知公果有定力焉壬辰復日海寇之變蒙宥直向義州行在所中被路塞至十一月始到行朝以恢復機務七條開錄上陳旋授兵曹參判奉命問安李提督如松既還陳啓一路所見禾穀陳荒餓殍饑死且引周宣王漢光武燕昭王漢昭烈任賢使能圖事建功終之以疾敬德之意九月時癸巳年

扈從還京都明年春拜大司憲與同僚啓曰鄭澈遭國運不世逆變起於縉紳潛懷樂禍之心輒肆逞憾之計乘時伺隙擠陷無辜崔永慶以林下之士固窮守道無與世事而只緣平日知澈姦邪論議之間不少假借以故澈極意謀陷敢以無根之說日般羅織必致其死其用心慘毒極矣請追削官爵以為人臣懷姦害物者之懲又上劄字條陳七日一日改過不吝二曰克己保民三日頻御經筵上下相親四曰委任大臣大有作為五日延攬人才不拘資格六曰選擇鍊兵七曰擇監司守令時廟堂議遣陳奏使



奏本中有縻之以款之語公啓曰萬世必復之讐言而許款之說寧以國斃非可忍聞是年冬更發鄭澈構殺崔永慶之論公自以追伸幽寃副人望答天心為今日急先之務蒙 允追削官爵乙未春移拜副提學上劄論時務八條大本一 殿下之心是也急務七選任大臣也輔養東宮也伸寃枉也正王法也廣收人才也保合遺民也修明軍政也戊戌冬拜漢城府左尹時兩司交章論領議政抑成龍公上疏曰成龍非經世之才無大臣風力十年危亂之時規畫施措錯誤固多早負時望居位清儉為一時士類所推

仰以為領袖今云云題目恐非實狀己亥春移疾遶職退寓仁川庚子七月間 仁聖王后賓天趨哭闕門之外成服後乃還冬再詣都下哭送目山而還癸卯春適大司成授大護軍呈告叢還西京是年十一月卒于寓舍門人李堉等扶櫬未返星州舊舍葬于州南今巴谷

右寒岡鄭先生狀東岡先生金公之行而晚疾已作竟未免為未成之書豈不為永恨也顯光之於公果亦曾有所觀感者矣在今追想其粹容溫顏清範坦懷則豈非間世挺拔之人英也哉精彩秀



南齊書卷七 二十二  
發表裡洞澈者莫非天真之呈露德性之自然也  
不惟同心同德者愛之雖武夫俗類望之即之未  
敢不以為君子人也其於謙已之德若虛若無一  
向退屈矣而至其望於君而引之者則必以堯舜  
之道焉其於居家之計任拙隨分無少經營矣而  
至其事於國而任之者則必以唐虞之業焉不屑  
屑於小節而凜凜乎大義之立不規規於細行而  
斷斷乎大敵之正論學則必眷眷於聖賢之心法  
未嘗區區於俗儒之章句論事則本末兼舉綱條  
悉備不為無益不切之談論人則善善惡惡乃其

綱領也而議論詞說之出於胸中者平正而長切  
明暢而宛深信乎有德者之言也愛君之忠雖至  
而義有未安則奉身而退幾乎不竣終日者矣憂  
國之誠雖深而時有不可則歸園之樂其亦若將  
終身者焉觀其退散之日從容書籍恣意林泉蕭  
然作一野人未見其有青紫趣此固人品之高志  
賞之雅也夫其所傳之學得於家庭者既為之本  
領則孝悌之道在其中矣其餘皆可以認取也哉  
凡此實顯光所曾觀感而加之以聞驗者也張顯  
光書



遺事

先生初見南冥先生求教先生曰沉潛底人須剛克做事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事皆透過

先生嘗請教南冥先生馮雷天二字與之蓋大壯之意

南冥先生與東岡書曰君既涉四子之書而猶有所疑焉恐誠不篤焉

又曰君廡靜若水少誠篤密察之意老夫常恐未易長進請痛加誠篤之功

又曰君質幹不立而制行無材精於講究而劣於致

用短於殺活手寂是急急備辦事也嘗見尺度人家皆有之非但人家愚夫愚婦皆有之錙銖分寸亦甚明白而用是有裁九章服者有不能制一尺之巾者自度君之尺度能制初樣物耶君所知也先生為經筵官嘗入侍上問李滉門人立朝者幾人柳希春對曰鄭惟一具鳳齡其人也金字顛恐亦是也先生對曰臣所居稍遠不及受業於其門故徵士曹植臣之所事也上因問植之學問如何對曰窮行踐履之工甚篤精神氣魄多有動悟人處故游其門者多有可任事之人若臣者相從



南宮先生集卷之二  
二一四  
日久而資才驚拙未有一得也

上曰曹植教爾者何事爾之所做何工對曰臣誠不能做功若植之所教則以求放心為務又以主敬為求放心之功矣上曰求放心主敬皆切己工夫也

辛未春先生行免新禮於槐院先進諸公欲試以俗戲先生以為非士子持身之道不屈而歸到漢江作南風詞以示己志柳西厓與書云槐院謬例一舉蕩滌今榜已行相揖禮此曰君有是事是知賢者進退俱有所管

先生謫會寧時搆小庵名以完齋壁貼退溪先生手

書思無邪毋不敬毋自欺慎其獨十二字自處其

中講朱書不撤又撰續綱目二十卷紹述前古治

亂之蹟闢邪說正人心其惓惓於斯世之意至矣

李完平白金東岡儒雅直諒遠避伽倻漂泊畿甸如

此君子今不復見矣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七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八

師友錄 此卷所錄亦皆先生之門人也

金省庵

言行錄

先生諱孝元字仁伯號省庵二十三中司馬二十四登 謁聖文科壯元天性孝友謹守禮法蒙獎於退溪南冥兩先生知為學之方堅苦厲志不輟讀書律已嚴整處事剛方最為儕輩所推重選入天官 賜暇湖堂其在銓曹也慨然以恢公道清仕路為己任云云東西遂分論議紛紜 宣廟問于大臣有啓請



兩出之者於是沈義謙為開城留守公為富寧府使  
副提字李珥上疏曰金孝元久侍 經幄貧襄弱迪  
不可 無功今投絕塞非所以保全儒臣將行 上  
下教曰金孝元素多疾病冒寒投北予實憐焉其改  
授三陟府使在三陟四年政成民懷丁憂解去邑人  
思之立石頌德癸未黨議愈甚三司皆補外公以閑  
官亦不安于朝出為安岳郡守治如故採海西一道  
連遭凶歟公盡心荒政賑恤有方民無顛危觀察使  
以聞 上再賜表裡以獎之瓜蒲還朝為閑職公風  
彩儼然望之起敬一日倍祭 昌陵祭畢 上問中

官曰通禮一人周旋進退之際雍容有度誰也中官  
以公對 上歎曰不見久矣殊不識也未逾月陞資  
為永興府使人皆謂將有復用之漸竟卒于官居閑  
十五年絕不言時事雖子弟之親近者亦未嘗一聞  
其說但曰當初一言只為國耳豈知致此紛紜以傷  
國脉吾不得辭其責矣又曰閑置十餘年僚友間問  
答書札不為不多而時事是非不出於吾筆端噫有  
如是才德之懿而黨議一啓不容於世豈非閑時數  
而然耶

遺事



公早年擢魁科其年冬承差往嶺南得謁退溪南冥  
兩先生門下得聞立脚之說又荷兩先生垂誨不  
絕感激師友之道讀聖賢書每向性理上著工亦  
不願為文章天性孝友未嘗少離于父母之側無  
一毫私財父歿幾滅性服闋新家廟早起省母仍  
拜家廟雖疾病風雨未嘗一日廢教子弟以禮待  
婢僕以嚴宗黨隣里咸稱之好講古禮與知舊解  
禮者互為論辨者甚多一家冠婚喪祭皆從朱子

家禮

公出宰三陟以安民祛弊為先務邑有金釵一股傳

自羅代百襲封緘嚴諸城隍祠居民信奉之如神  
明凡村閭大小事必先告然後乃行故巫覡日婆  
娑其下有同窀丘之俗經千百載惑世滋甚而弊  
至難救公慨然有掃清之意擇良日備祭需招士  
子稍強者若干人躬詣淫祠撞破釵股投之火中  
盡一鄉少長奔呼咸集而驚動禍福之公毅然不  
動洒掃堂宇置城隍位版於其中整冠服而親  
祭焉觀瞻悚然莫不歎服三陟在嶺海間最為荒  
僻俗喜鬼民朴而難治公一新舊制賦稅徭役亦  
為定式擇士才之可教者授以詩禮使之修省莫



不蔚然丕變至今號為文獻婚喪之一從家禮吏  
民之親上易使蓋自公始也

公平生未嘗疾言遽色罵詈不形于下賤不施捶撻  
而一家婢僕皆畏之不敢仰視家庭肅然

儕輩中或有失誤輒曰省菴聞之得無不可其見憚  
於士友如此其在臺閣正色直言搏擊無所避一  
時之人為之側目恬靜自守杜門看書一屨十餘  
年於世上紛華泊如也簞瓢屢空處之怡然人畏  
而敬之亦不敢贈遺身歿之後家無長物妻子不  
免飢寒俸祿及一家錢穀必盡歸於大夫人無一

毫必藏或有僚友之相訪則雖一盂飯不自專而  
必稟其自處如未娶時其為郡也每月朔望曉行

望殿禮朔朝詣文廟謁 聖仍與士子講論日

仄忘食暑寒雨雪亦不廢為政必以崇禮讓勸農  
桑尊高年廢善行為務選鄉士之俊秀者講論誘  
掖使勉以義理下至吏胥之年少者皆令就學而  
課其勤慢而賞罰加焉故刀筆小吏必以讀書為  
業窮村僻巷皆以挾冊為榮 上以勸學可嘉下  
書廢燬之其待使命也一遵朝制不以故舊而忽  
焉館舍帷帳必前期修整至於溷廁必親審曰為



守令之道當如是也

公在安岳嘗有疾乞解不得三月廢仕小間將出視事邑人相慶至有聞角聲而墮淚者

公三為守令十年在外未嘗一入京師勤於職事不愠不倦人謂有古人三黜之風簿牒之暇芒鞋藜杖登陟逍遙每遇佳山麗水幽閑迥絕之處嘯詠終日樂而忘歸襟懷蕭洒翛然夏出塵表人不知太守行色

己丑之變金吾請拿鞫事將不測輔德公急走人衣過鐵嶺而報之自判官以下至于吏胥莫不驚惶

失措公方聽民於龍興館徐曰金吾郎未到之前須勿令大夫人知之判官奔入以慰公略不動辭色仍與之爭鴟一府咸歎服而異之時以文書問連坐者亦多嵩陽公請搜去文書公不許曰死生在天豈可蔽匿書札以圖免耶書冊紙牘亦不令易置曰不如此則欺君矣 上燭其妄特令勿問公感泣

公出為安岳郡同時被逐者或以謫官為戚至有形諸歌詠者公曰專城之任何以謫乎云哉唯以輕徭恤民為職分故平生所著述無一語在時自歎



之意

公庚寅六月在永興祈雨海島及還而疾作日漸劇  
 定省謁廟猶不廢是月之望扶病行望 殿禮又  
 叅家廟自是病益篤不能言然臨死諄諄無非憂  
 國之語二十一日朝將易箦嵩陽公問所欲言乃  
 取董書國一字而卒公訃至安岳官中吏胥以至  
 妓生防民舉哀于紅門內莫不失聲號哭素帶三  
 月時人以為稀觀之事

三陟有樵童輩騎牛而去下於碑前曰吾聞長老之  
 言不得令騎過此碑此可見邑人之久而追慕也

公形容端肅美鬚髯長至一尺善飲酒一斗不亂平  
 生未嘗見醉容

公道德言論聳動一世如柳西崖成龍鄭蔡吳德

溪健許荷谷翁金鶴峯誠一金東岡字顯皆公道

義交也諸公皆自以為不及

李相國元翼嘗曰 宣廟朝名臣當以省菴為第一

云

郭忘憂堂忠翼公

傳略

裴大維

郭先生拜祐字季綏玄風人黃海監司越之子南冥



曹先生繇婚也公從先生學論語天性孝友器宇宏遠識周庶務勇奪三軍居常處閑恂恂然直柔耳及其臨利害遇事變確乎其不可拔先大夫嘗牧義州公在側三年一不近色時公年二十餘人服其操焉後陪先大夫入中朝相者異之以為後必為大人當名滿天下云先大夫病革以堂上章服屬公曰世吾業者必汝也公嘗從事文學無通武藝累捷鄉解又副廷試下帷明經人莫之先丁外憂喪祭盡誠有愛妾病革詣一見而死公曰計可聞也見不可為也其執禮之嚴如是服闋遂棄舉子業構真岐江上簞笠

芒鞋漁釣自娛為終老計壬辰之變杖鉤首起以報國討賊告家廟屏妻孥托其友傾家財募壯士據新及之粟取草溪之兵連將潰卒俱收並用設施號令雷厲颺飛當是時也人心淆亂變將中起公繩之以律且諭以義羣情帖然遠邇響應從賊將安國司聲言向全羅直抵鼎津公乃置墨要害多伏強弩草山設義兵賊不濟而退由是陸路諸賊並趨左道矣揭號天降紅衣將軍日擊江賊士未習戰怯於赴敵公著紅衣挺身先之賊炮雖齊發而終不能為害又有良馬自至公取騎臨戰馳驟如飛衆以為神助蓋恃以



無恐連戰皆捷勦殺甚多而亦不斬馘焉撫士率如  
家人雖最下者盡其情及用法雖親貴不少貸焉賞  
罰嚴明血誠動人故能得其死力時巡察使金晬稱  
勤王到龍仁奔還公列罪傳檄疏聞 行朝晬怒之  
以叛逆論啓招諭使金誠一曰朝廷處置未可知也  
遂反覆馳啓 上嘉之命賞賚疏人特賜溫諭公雪  
滄厲士遮截水陸兵勢益張賊望風而走江右湖南  
賴以得完為恢復根基焉始授幽谷察訪刑曹正郎  
以領兵不赴厥後歷典晉州星州政清如水明似神  
君正馬布衣去來飄然未嘗久於其任也體察使李

命公起復三度有旨公皆上疏陳情不起服闋以察  
理使按南邊又秉節蔚州貪官驕將皆屏息革心焉  
欲繕島山城以作必守地朝廷不許公謂不得其職  
則去抗章棄歸臺官洪汝諄等以瀆慢劾之遂被謫  
靈岩未幾 賜環入琵琶山餐松辟穀就鷲山滄巖  
為栖息地扁以忘憂有筆床藥臼一琴一船永謝烟  
火蕭然若一道人也今 上嗣位暫起從事後拜巡  
使聞帥遷判決事皆不至卒之日雷雨驟至紫氣冲  
霄雖深山窮谷莫不驚悼焉

遺事



公嘗言天下事無不可為者但當隨遇而安惟義與比

公自謂家世世臣厚受國恩宜以死報曰以討賊復讐為己任忠憤所激直情以行或疑其得心病陝川守田見龍亡匿龍門山谷聞再祐舉義且猜且怵瞞報于巡使金晬兵使曹大坤以獷悍大盜之狀大坤擬欲捕斬之移聞列邑列邑無應之者招諭使金鶴峯始至咸陽聞再祐之事大奇之即貽書招見之金晬以書問鶴峯曰再祐舉措如何丞廢以答之晬知不可害更無所為鶴峯至丹城以

赴戰冠服來謁公見而與之與語益奇之遂許以死

忘憂堂自初禁斬曰人當為國討賊獻首要功於義不可貪功喜斬必多遇害故射殺雖多無敢追斬李魯謂之曰君之本意甚善諸人從君力戰者其孰無功名之心乎其終必怠其後礪山之捷射中射殺無慮始許斬首軍爭赴水所斬六十餘級皆不自與焉軍官曹士男先登上船揮劍亂斫而終為佯死倭所刺公大慟曰吾之禁斬政為此也公持服在蔚珍與子姪共造蔽陽子質以取資邑人



號公盧為防禦使店云

公初舉義兵屢以捷聞李好問時在行在所付之以詩曰聞道紅衣將逐倭如逐獐為言終戮力須效郭汾陽

金鶴峯曰郭義將首起義兵奮不顧身一以為國討賊雖古烈士何以加此雄風義烈非但振輝當世抑將垂諸竹帛而無愧

趙大笑軒忠毅公

大笑軒傳

柳成龍

趙宗道字伯由居咸安郡為人倜儻群居善諧謔恒

言多笑因自號大笑子外若軼蕩然內有所守不肯碌碌隨人後中生負既而以薦為安竒察訪與余遊甚欵秩滿陞陽智縣有治績為諸縣最以事棄官歸鄉居數年己丑逆獄起伯由為人所誣誤逮自於獄拷掠有救之者得免方其被逮也天怒

人以為必死親舊皆流涕相送而伯由言笑自如壬辰癸巳倭變甚棘以伯由守丹城縣與招諭使金士純竭誠倡義後為咸陽郡守以病免丁酉秋賊再動列邑望風奔潰無一守城者獨安陰縣監郭趁葺治黃石山城率吏民欲固守伯由嘗曰吾從大夫之後



雖無官守不可與奔竄之徒混死於草間死則當明  
白死耳至是與趙寧妻子入城同守南門與賊戰一  
日城潰賊入城伯由與趙同被害伯由妻李氏故判  
書俊民之女亦俱死子英漢為賊所虜入日本居一  
年逃還以喪服纍然訪余於河迴里第言其事相與  
摧痛嗚呼人固有一死處死為難伯由有以處死矣  
然人之知伯由者甚鮮獨余平生信伯由之心而知  
其有烈丈夫之氣今果立節如此疾風知勁草板蕩  
識忠臣誠哉是言也

事蹟略

趙任道

公見高誠遠氣豪心雄故其氣像如數層高閣四無  
遮障軒豁通敞萬象呈露為文字不尚奇險而豪放  
紆餘無有窘滯無書不涉尤長於史洞視古今明達  
事理人物邪正國家治亂瞭然若眼前事自少有志  
節卓犖不羈性又慷慨直論敢言難以恢諧且喜戲  
謔不欲自別於杯酒間人因自號曰大笑軒然夷考  
其中則金石其介確然不拔至於處大事決大議若  
傾河漢嘗執贄南冥先生門所與遊者皆名流己丑  
之難公與守愚崔先生同被拿命俱繫禁獄于時  
天怒震疊禍在朝夕人皆惴惴晝夜憂懼而公與



南冥先生集卷八 十二  
守愚處之泰然守愚則疑定自守不變常度叱咤獄卒若罵家奴公則譔浪諧笑無異平日獄中為之語曰崔司畜叱咤趙金溝諧譔嗚呼死生之際豈可易言哉非平日心志之定操守之堅能若是乎不幸守愚殞於獄中而公獨赦還丁酉秋賊再動公以咸陽守守黃石山城死節與安陰倅郭公趨同其終始于時公職已適可以去矣而新倅未至民情願屬故不敢自愛忘身殉國公嘗過嶽堅山城詠絕句其一聯曰崆峒山外生猶幸巡遠城中死亦榮觀於是詩則丁酉之死蓋前定矣如公可謂不世出之人傑也歟

### 遺事

公之婦翁李判書俊民即曹先生外甥也嘗謂人曰東國人物盡為吾有益自多其家得公為女婿也壬辰春大笑軒為吊其聘父李判書俊民之喪入城未久聞變日劇與李魯夜叩西崖相公相與永別而還中路約八吾界倡義出通文募兵討賊如不克濟當聚諸友同沉於水義不可辱魯曰誰可與同死者大笑軒答曰他不可知也至如金志海朴德凝數子雖欲不死得乎金鶴峯為招諭使至咸陽趙李二公不期而會鶴峯喜不自勝因留其幕



下

晉陽也與大笑軒共議一事是時凶鋒四

熾列郡尾解或言大駕已播鴨綠云而信使無

通的報難得且城中一空漠無整頓之勢公西向

痛哭曰生無益於主辱之日不如速死為得願

與令公同沉此江曰執鶴峯手引江卒不可解鶴

峯亦鳴咽曰一死非難徒死何為先王遺澤尚未

盡斬而主上已下罪已之詔天心方有悔禍之

萌倘賴諸君倡義之助得聆列邑多士之應士為

民望民何不從一旅足以興復恢復之功不難辦

也如其不幸張巡之死於守可也杲卿之剛於言  
可也君何遽也有如此水吾非畏死者因相與揮  
涕大痛而罷

鶴峯厚遇李鯤變公嘗從容言之曰令公常自謂知  
人而獨於鯤變明有所蔽耶非但為人譎詭難近  
詆謗南冥先生仇視善良公悚愕曰何言之晚也  
其後三至而不見朴惺曰今既知之雖一見何害  
公曰從前見欺二十年思之不覺寒心一夕謂吳  
長曰鯤變何如人長對曰為人果險詖一家之所  
難堪如使得志善類殆矣鶴峯握手撫背曰德溪



有子矣

長乃親愛兄之女婚也不以姻家之親而猶不掩其惡故鶴峯稱之

公之死也金東岡聞而義之為之詩曰嶺表堂堂友  
心雄氣亦豪驚聞王蠋死肯作疊山逃義烈扶人  
紀英風杜本朝平生談笑處江闊碧天高人以此  
句能摹寫公氣像處云

郭郡守

行狀略

李厚慶

先生姓郭氏名超字泰靜以辛卯十月十四日生于  
率體洞幼有美質自就外傳誦習經傳未嘗少輟文  
聲遠聞年十五六時言語動止有如老成人燕日堂

郭佐郎之雲簡重鮮與人知公有遠兜深加誘掖令  
讀小學自此體驗敦行孝悌見者無不愛重戊午秋  
中司馬雖以父命不廢舉子之業而知有內外輕重  
之分未嘗以榮利經心焉嘗納拜於南冥曹先生誨  
諭諄諄叩竭無餘多有所警發一時善人吉士莫不  
友之交遊之間謙遜有信聲望藹藹人咸愛慕家素  
清窶衣食不給而奉親之際就養無方出告反面遊  
必有方一如古人之行庚申春父親嬰疾尋醫買藥  
湯必先嘗衣不解帶晝夜號泣夏六月竟至不淑哀  
感不懈喪葬循禮既免喪長兄趨除蔚山奉慈母而



南冥別集卷八  
十五  
行先生以遠離親側為憂往來定省未嘗少廢每至  
郡不使郡人知有子弟之煩一物未嘗干索以備奉  
身之具其謙約節儉出於天性壬申冬以館薦初授  
造紙署別提癸酉春以便養授任金泉察訪涖職勤  
敏雖勞毋憚屬驛無名之稅太半蠲減一物無所私  
取惟是公需所納米布別立庫貯以為公費各驛貧  
殘不能立馬者則出其布以備馬價其餘則為往來  
賓客饋餉之資一路豐饒馬群最盛郵吏有一行則  
皆獎之驛女一嫁不再適者立旌門以表之驛俗感  
化相勸勵時東岡金公為宣慰使行到求川先生隨

行郡守即周博也先生與宣慰使及郡守皆戊午司  
馬仍招郡中生進而榜會設宴大張音樂先生方有  
娣服請辭以避博曰既帶職何辭避已卯士習過激  
仍致士禍不必違衆而徑情直行也曰不然若於宴  
餉倭使時則不可以私服退避今日之宴為私恩而  
設也重服在身何敢叅宴東岡曰斯言是也其謹守  
禮法類如是庚辰十月陞授豐儲倉直長未及就任  
以本司劇務移除內贍寺直長初到之日酒無樽槽  
之貯米無斗斛之蓄供上無物譴責日至即白于戶  
部請得備酒之債洗釀盡方纖悉必親旬月之間許



南冥集卷八  
十一  
多酬應沛若有餘責出無節則雖於政院而不饒焉  
舊例當送則雖於寡婦而先致之有一翰林索酒無  
厭牌招銀臺橫加困辱適臺官有舊欲知其姓名而  
劾之先生以為傷於事體終不言之人皆歎其勤幹  
而且服其大度壬午春二月謁告來覲還朝未幾夏  
四月丁內艱奔喪千里水漿不入口皇皇道路哭不  
絕聲至廬攀號幾絕而蘇先府君之葬以遺命不用  
灰及遣母夫人之喪合葬之時告辭于先墓俱用石  
灰松炭付身付棺必敬必誠衣衾棺槨極其精羨哀  
慟血泣終始不怠吊者悅服居廬省墓一如前喪至

於朔望則歸奠凡筵不脫經帶未嘗見齒執喪之感  
無愧於古之純孝君子矣有姊寡居子不克家先生  
力為經營嫁遣長女又有季姨母寡居無子先生嘗  
奉歸母夫人之側以悅親心為要奉養滋味無異所  
生及其歿也返葬于靈山石灰棺槨皆自措辦送終  
無憾其惻怛之誠不以旁親而有間乙酉秋又除松  
羅察訪清心省事到處猶然東海形勝處處可觀清  
河之西有內迎山俗彌小金剛每於公退之暇單騎  
馳去隨意遊賞仍就宿山頂蕭寺以觀日月之出若  
遇海上佳境倘佯終日丙戌春朝廷以學行卓異起



南寧別集卷八  
薦為司圃署司圃自松羅赴京供職恪勤毋怠夏初  
除鴻山縣監臨民至誠隱若己憂祛害蘇殘猶恐不  
及百廢俱興庶務必察尤孝孝於學校重新聖廟究  
其制度明倫堂左右齋井井可觀月朔引進諸生講  
論不倦使知入孝出悌之義大具酒食召邑之高年  
者咸聚縣庭親自勸酬以修尊老序齒之道且告以  
訓教子弟之方間又巡省農功勸課勤慢所到境上  
咨訪民瘼凡所非便立皆革罷聽訟之時不惟從法  
參以義決摘蒞奸偽毋小容貸以此理曲者自不就  
訟若遇水旱盜賊計其戶口均分蓄積多所全活未

嘗有轉移之患六載臨民一境晏然是年夏六月秩  
滿陞授軍資監判官歸去之日縣民立石頌德焉就  
職纔閱月除醴泉郡守下車之初先致誠於學校書  
院勸勉儒生講究義理或與之優游泉石間開心見  
誠詢訪郡之利害處之便宜號令嚴明政務仁恕郡  
中翕然相感悅有廉叔度來何暮之頌壬辰春以軍  
資監米數欠縮前後官三十餘人見罷先生亦在其  
中人皆以為无妄而見適一郡惘然若失是年夏避  
兵於安陰德裕山下葛川之洞金巡察晬聞其名請  
假治草溪郡九月仍除草溪郡守承公家板蕩之後



慷慨有許身徇國之志雖於兵馬搶攘之中視民如傷曲盡撫摩禁戢奸吏抑制豪強不以亂世而有所顧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巡察使鶴峯金誠一待之極敬嘗語於人曰若使列郡皆如草溪守之盡誠民何患不為蘇復國何憂不為中興乎流離親舊四方雲集多方賑恤有所救活鬼面蓬頭滿庭啼飢逐日蒸飯計口以餉對案傷嘆不食者數矣治郡八閱月未嘗休息勞悴成疾引飲無數猶視事不廢憂國之心瞑目乃已癸巳初夏有弟患厲疾先生親自湯藥多方救療及其病間仍得染疾冷藥無效奄啓

手足於八溪館舍萬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二

祭文

鄭逮

惟公忠信之質孝友之資溫厚之容懇確之德好善之篤在今無倫制行之醇於古罕比父母兄弟人無間言出身事君忠勤并著亂離奉職心力俱殫嗚呼奈何一疾莫救仁壽理爽福善天茫速也小生幼蒙撫育情義之至骨肉莫如平生瞻依有同喬岳分離南北死生莫親几筵之前既闕一哭來披宿草十年如今悲感填膺慙痛兩極精靈如在尚歆卑誠



廬察訪

家傳

公諱欽字公慎年十九往學於南冥先生聞道甚早  
貞介不俗自號立齋先生曰欽學究敬義又曰已應  
行到十層地位其見稱於師門如此甲子中生負館  
學銓曹交薦為叅奉未久辭退于家後拜別提又除  
察訪皆不赴有詩稿若干藏于家

詩稿跋

亦既

公貞粹豈弟資稟不群望之則剛耿難犯寒色拔  
山冢就之則雍容有度藻藉承溫玉心貌交換表

裡洞然自少穎悟讀書業文及長堅苦從師聞道  
內無子弟之過外有儒者之行知名一世愛敬者  
衆詩有雅趣筆有奇蹟自許連城晚得司馬丁憂  
居廬奠祭以禮孝哉之稱人無間言蓋公之先大  
人叅奉公年纔八九歲執喪守墓仁孝之性有自  
來矣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八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九

師友錄

此卷所錄亦皆先生之門人也

李判書

名俊民字子修號新菴先生甥姪也再登甲科官至  
四宰嘗作詩曰不羞自許奇男子又曰我公磊落古  
人期其自負不淺如此性不拘小節而立朝事君之  
際臨政處事之間毅然多大節皆不負自期人望偉  
之

礪城尉

姓宋氏名寅自號頤庵鈍夫 中廟駙馬也能文善



書尊賢好士一時名流皆愛重之先生亦待以端士  
不以王門豪客視之內寅先生赴 召時重尋蕩春  
臺頓庵設依幕于藏義門內邀先生經過先生曰白  
面都尉敢招黃髮先生耶終不入見云

慶安令

名琛字守夫性僻山水凡名勝地足跡殆遍焉從先  
生受性理之學人稱豪傑之士先生曰花色場中挺  
有如公者幾人耶所憂只在汗血之行中道而止也  
晚年與南彥經甚密深憤南為士流不許一日請面  
對 榻前直斥柳西崖等以為此輩專擅朝權云士

論甚駭

李參奉

名琰字玉吾天性孝友常以不自欺慎其獨為日用  
做工夫雖處暗室必整飭冠帶儼然危坐若對賓客  
其妹夫姜潞武人也心服其為人畏敬如嚴父兄焉  
授南部參奉不就築臨澗精舍改號雲塘主人與守  
愚堂逐日從遊守愚常稱之曰吾所交遊者多矣務  
實篤行未嘗見如此人也

李承宣

名純仁字伯生居漢陽登第歷踐清要官至都承旨



嘗拜先生之門不憚遠學喜得聞道焉先生歿作挽詩二首其一曰邵子辭徵日文公遇遜辰工程惟敬義方寸具經綸嫉惡割腸在憂時老滯頻平治天未欲無祿與東民

李進士

名喜生字景胤與盧公慎同事先生有高才能文登進士不第人共惜之

李正言

名魯字汝唯少學於丁舍人熿亦嘗出入先生之門氣骨非凡言論激發人以氣節許之以文章鳴世中

進士科晚年登第嘗除司諫院正言未及拜甫旋駁適公有詩曰有石在路傍行者見謂奇將移花砌上或言負不宜石本無心者休勞歌是非一世傳誦至辰倭亂時在金鶴峯幕下倡起義兵凡所謀畫多有補益云

趙承旨

名瑗字伯玉李判書俊民之婿也登第歷仕清顯官至承旨嘗事先生先生以佳士許之先生歿為文以祭其略曰鳳凰翔于千仞神龍湧於淵潛而不足以比先生之遐躅泰山巖巖壁立萬仞而不足以喻先



南真先生集卷十  
生之操節秀爽灑脫曾不受一點之塵埃而先生得  
於天性者高潔精緻細密本末彈盡內外通貫而先  
生造於學問者深極存諸中而忠信篤敬對越上帝  
日乾夕惕望之儼然人不敢不畏敬於外而精華粹  
面春陽及物曲盡情禮條暢細微人不敢不愛矚于  
載而幸出立萬世之師範

李參判

名濟臣字夢應蒲清江五歲知讀書往往有驚人語  
八歲遭王父喪能感以禮稍露頭角已嶷嶷自樹立  
志於學為世大儒南真先生嘗期以遠大公嘗教

子弟曰人有富貴利達之心不如不學也財物視之  
當如糞土云晚年為晉州牧作文祭先生有警承手  
符敬義雷天之語可見其景仰之意也

河司諫

公諱晉寶字善弋晉州人考諱淑及任郎丑咸從魚  
氏大司諫灌圃得江之女嘉靖庚寅生公幼時岐嶷  
不群聰明絕人讀書三遍輒不忘乙卯登第為承文  
院正字翰苑銀臺春坊騎曹霜臺相府靡不歷敷外  
知州府事者五嘗牧星州倉儲數十萬斛陳腐不可  
食散收常係舊數民甚病之公散二而收一用加耗補



之一州飲德國計亦不屈金海之逋欠積久徵還甚難為害將不細公取其券燒之節官用以足之民久而不忘立碑頌其政密則民俗好鬼神府境有妖祠士女塗集公曳出神像投之江妖惑始解田染稍新好訟習成士家婦女多入訟庭不以為耻公常以廉耻曉諭久而漸革越三年前江舡敗有溺死者照舊當適士女閉城門圍守月餘不解事聞許令仍任府民亦立石頌德焉公天性寬厚神氣和平平生無疾言遽色望之知其為愷悌君子也居家友爱和樂人不間焉其接物也是非內明臨事也垂角外藏喜稱

善而容不善德量有人所不及者蒞官清儉聽訟公明撫民以仁愛御史以嚴明民懷吏畏有古人風以興學養老育人才尊高年為務頻設老宴勸誨不倦尊先聖祭社稷必齋沐身親在官衣服辦用家力決訟不受紙貨薄於自奉厚於恤窮而仕官未嘗枉尋干進位不稱德識者深惜之年五十六而終

遺事

公為金海府使時倡起鄉人創立南冥先生新山書院于山海亭舊趾

公母為栢府累度上劄論勅權奸尹元衡南冥先生



致書稱獎焉府使河珽死於乙卯禍久未伸公又論雪之人皆嘆服焉晚與守愚崔先生為道義之交及公疾革也守愚來問疾而親自湯劑及其歿襲欵之具皆親執而備禮焉舉所儲棺材以賻焉歿得仁者之賻為附身具帛者大悅

全察訪

名致遠字士毅自彌濯溪其先完山人高麗禮部尚書思敬之後王父永綏郡守考組從仕即公生八歲遭從仕憂服喪以禮從仕公所騎馬老將斃奴輩欲宰之公聞即哭而出牽而納諸厩既長不拘小節而

大節則有毅然之操嘗從王父之載寧郡欲使之業武公曰非我所願請於王父曰黃江李先生方講明道學願從遊載寧公許之公既詣其門請讀小學黃江以年晚故却之以觀其志公危坐前席毅然不動者累日黃江始異之遂進以教之及遭黃江喪心制三年為之營建立院嘗往來於南冥先生門先生重之先生爰公書碣銘壬辰倭亂乘輿西幸公募鄉兵討賊與倡義諸公遮截洛江事在鶴峰行狀中癸巳除沙斥道察訪丙申終於第得年七十

李佐即



南真身集卷九  
名晁字景升星州人隴西公李長庚之後副司直綢  
裕之子生於嘉靖庚寅早孤能自奮為學中丁卯丙  
科除晉慶二州學官居庠不畜妓出為護送官倭進  
胡椒謝不受倭驚服有一片清水六月涼之句入為  
司憲府監察時 朝議欲行家供司官各分朔祿公  
或卧疾則必還其供不躡朱門不喜納交謗議紛起  
因事下鄉累除不起家食多年沉潛易學至忘寢食  
臨財毋苟祭先必誠待兄弟親黨一出於丹烟出入  
於先生門下先生多為文以祭之享年五十河覺齋  
誌其墓焉

鄭縣監

公鷄林鄭氏名構肯甫其字也高麗版圖判書乙鱗  
之後工曹叅議起門之子也生於嘉靖壬午幼有養  
質長益敦行其服斬也口不勾水者八月先生贈書  
戒其毀年七歲而遭內艱其執如前喪嘗於先兆下  
築小庵扁永慕以居之有老衲學鼎之饋言者神之  
遭 國恤方喪三年家藏 御筆有時奉玩必焚香  
四拜焉縣嘗以孝行上諸道道聞于 朝除陰城山  
陰兩縣以養其親人榮之年七十而終

朴縣監



公諱齊仁字仲思新羅始祖赤居世之後參奉希參  
之子也以嘉靖丙申生幼少已有長者風度稍長讀  
書向學書顏子四勿朱子十訓揭壁觀省焉出入先  
生之門與崔守愚河寧元齊趙大笑有麗澤之益寒岡  
先生嘗曰朴其隱德君子也德量弘毅非吾所及嘗  
扁齋舍曰靜默種竹巖上號篁簾以薦撥參奉師傅皆  
不赴後又 召以王子師傅 上問教王子何先公  
對以要先大學請蕪小註 上顧謂王子曰得明師  
勉旃拜軍威縣監以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自許在任  
三年而適歸公雖在衰耗之齡素履猶貞至於易簣

之日不變起居不廢盥擲人不知其疾劇公嘗搜輯  
古人訓蒙要語續附其左而跋之至于臨終之年為  
其曾孫男等述訓戒之辭十有四條皆日用間著宗  
事務也年八十三而終張旅軒表其墓

河縣令

名應圖字元龍高麗元正公揖之後也嘉靖庚子生  
早及先生之門得聞敬義之說兄弟三人奉母同居  
家業甚貧常怡怡如也氣宇軒豁不歸邊幅率意而  
行中進士後以薦除召村察訪綾城縣令擊豪猾撫  
鰥寡小民使之書院基址即公之田庄也幾至數百



南齊別集卷九  
八  
畝沒穀以納不色難癸巳陷城之後晉民復散難於收拾完平李相國請於朝除公為本州判官民心賴而安集嘗扁其齋曰寧無成蓋遜晦之意也

### 李牧使

名灝字汝涵自弱冠就先生學性明敏有幹事手段壬辰倭亂倡起義旅咸安郡守柳崇仁再度棄官為晉州守門將公報于招諭使金鶴峯以郡不可無守軍不可無將為辭鶴峯題以隻手八邊散之鄉得數千之兵非信義素著於人何以及此遂命還崇仁累立奇功焉初守愚堂創立德川書院廟貌極宏壯及

經兵火遺址蕪沒公慨然與陳斯文克敬阿斯文澄協謀重創廟堂齋舍一遵舊規其景慕先生如此年七十三而終

### 李正印

#### 碣文略

鄭蘊

余之識公面蓋久矣顧未嘗合席切磋是以不甚得其為人萬曆戊申偕觀國光抵京師適遭患難將罹一網之打多士汹懼鮮不失其所守獨公終始不動余於是服其有鎮重之量後七年甲寅余以言事獲罪繳纏拘囹圄五朔時人莫不欲殺之公獨保護周



南齊書卷九  
九  
旋如棘焚拯溺余於是知其有急難不撓之操余幸  
不死遂拊于古耽羅大靜之縣越七年庚申公欲直文  
公景庸之寬通文一路為含沙者所射流于海西之  
白翎島是何吾二人遭患之每同時耶公在白翎以  
白翎誌一篇投余其文記本島風土甚詳而無一憂  
愁悶阨之意形於文字間余於是益信公之所守果  
有異於人者天啟癸亥今 上改玉余與公俱被  
恩赦余以司諫赴 召公以杆城郡守入肅遇於旅  
舍相對出肺肝居無何余適職歸寧公亦為人所泥  
不赴任與之偕轡而南越七年而公逝矣又七年而

公之表孫成君昌李將碣其墓求余銘圖不朽嗚呼  
吾高忍銘諸公姓李氏諱大期字任重其先全義人  
也考諱得貴娶黃江李希顏女以嘉靖辛亥三月三  
日生公年十六七文理大通就學於崔守愚堂仍出  
入南冥曹先生之門蓋先生與黃江道義交也視如  
己孫特加提撕由是得聞吾儒性理之學非特為舉  
子業而已庚午丁內艱公年始弱冠執喪無違禮辛  
卯丁外艱廬墓下明年壬辰海寇侵突連陷三京  
臺輿西巡命令不通公自念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今  
宗社危矣君父急矣不可以常禮處之既練乃募



集鄉兵與郭再祐諸公互為聲援把截洛江上下使賊舟之往來者有所畏憚而無敢肆洛右若干郡縣賴以乾淨為他日中興之基公亦與有力焉 宣祖駐駕龍灣聞本道倡義之人降十行廢勵之乃除官有差公為掌隸院署別提癸巳監司知公有牧民才使假知禮縣雖流離中能舉其職邑人咸欲真之不果甲午為黃山道察訪乙未陞監義興縣有治聲己亥為刑曹佐即俄陞為正即庚子拜盈德縣令戊申守清風郡癸丑亦滿還鄉十月除濟用監判官甲寅正月除司導寺僉正尋求外為咸陽郡守未幾以事棄

歸公勇於為義視友人之遭亂抱冤若己逢之汲汲猶恐不及而極之竟坐此被罪其謫白翎也年已七十矣及蒙放還無意於世久矣戊辰十一月十四日以疾終得年七十八公身頽而長美鬚髯性孤潔少許可自少以文鳴尤善於詩高占鄉解竟屈於南宮有子俱天傳家只一廢天之報善人一何嗇耶有白翎誌虛窩記等若干篇壺壺藏閣一卷藏于家

全副提學

名弘微字昌遠

及門庭後登第歷剔清

顯負時望先生之歿為人以祭曰天之生賢蓋亦不



數曰惟先生應期而出剛大直方千仞辟立超乎其  
操浩然有詣孔孟緒論神恪心契奮為志操百世為  
師後為文章萬丈光輝上生大志措世虞唐世路崎  
嶇孟門大行卷而懷之汝女娑丘壑竟園雖勤卧雲猶  
堅封章屢上忠謹稟然 朝野頌望大川喬岳遠近  
景仰冰壺秋月哲人其去後學何托嗚呼哀哉大行  
何加窮居何損先生素性遯世無悶前乎千歲後乎  
萬古惟道不滅先生不一嗚呼哀哉追 贈諫議榮  
褒無前門凌葵祭式禮一不愆顧惟薄劣謬承善誘或  
係微官且緣瘡蘊病不 問葬不執紼 言念及此長

痛哽塞

朴景清

公諱濼號雪峯七代祖永均麗季為府院君考德純  
展力副尉公生於嘉靖戊戌天性嚴毅兇局峻整幼  
不好戲年十七丁外艱哀毀踰禮年二十從事學文  
累舉鄉解自見先生之後便絕意名利與鄭寒岡金  
東岡為道義交又登退溪先生門聞道益進家居內  
外斬斬如 朝廷事母至孝待兄弟友愛終日危坐  
博涉聖賢書不以家事細心律身行己一以禮法時  
俗雖士夫家喪祭皆用釋教公慨然禁絕之一時人



皆化之性僻山水酷愛立岩泉石誅茅結廬為歲修之所年四十八而終其祭先生文略曰小子不敏狂愚踈昧晚幸得操几杖於門廡之下獲聞先生宏偉正大之論有以變化其不自之身心先生之病也獲侍執燭之列仰見先生精爽愜菴之甚而操存省察之意未嘗有一刻之放過則於是益又知先生所存所養之又卓卓其如是也

先生嘗訪宋新洲遇公於佛川邊下馬拱手而立曰莫非南真先生乎先生笑曰人稱云然時公年十六七矣

### 權生負

公諱世倫字景彞其先有太師章皇考運尚衣院別坐也公生於嘉靖壬寅少不戲嬉長而愈醇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刻意鑽勵率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處兄弟間怡怡侃侃執喪過禮紫毀既極大制纒畢目復不赴嘗出入先生門下所向甚正中庚午司馬歿于卒已享年四十

### 柳叅奉

公諱宗智字明仲號潮溪與河覺齋同里開好學力行先生甚重之再除叅奉不就常從守愚堂遊及已



丑禍起詔獄考死士友咸痛惜之先生抵柳海龍書  
江表有柳君明仲為人謹厚請君往從之又與聞東  
伯書曰有門生柳宗智好學不倦更欲諮省名山探  
向楓岳彌月遠邁宜有在陳之憂幸蒙得垂濟耶已  
丑之禍公先速晉獄守愚堂與書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吾輩平日讀書正在此時

文牧使

名益成自號玉洞力學能文俱中生進及第重試一  
時榮之嘗往來先生門下後官京邸與吳德溪從遊  
焉官至牧使而終

俞牧使

名大脩字士永漢陽人景慕先生之風嘗來謁于德  
川上先生一見稱許開陳義理之說公心服焉臨別  
至於涕出先生歿祭之以文略曰先生道大德高行  
義聞於一世才智周乎萬變氣像崑峩有辟立千仞  
底意肯襟洒落貯冰壺秋月而愈朋孝友之行素著  
於家性理之論不絕於口見之者感慕聞之者興起  
雖肥遯山林隱約終身而未嘗一日忘天下國家之  
憂至如錢穀甲兵儒者分內之務無一不講究而致  
意焉平生經濟之學修省之功至矣嗚呼先生三代



人物也天之生此人必將以有為何以不生於中國而必生於偏土不生於三代禮樂之日而必生於世降俗末之時乎蘊經濟之志窮性理之學舉而用之達而施之則三代文明之治不難致矣而高栖林泉老死岩下此豈天之意也耶不可知也大脩早聞先生之名而不獲拜床下慕先生之道而不得接其論十載欽想耿耿于中晚進門牆一望威儀終日端坐未見小疲其高略古今之事開叢義理之論丁寧反復乎為已踐履之學雖以至愚無識亦知心悅誠服查滓之念不得闖發於其前云

具救使

名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專事先生丙寅先生被召赴京時歷顧焉與守愚堂相愛重之後為晉州牧與守愚入德川洞卜地創建書院極其宣力為文祭先生墓有曰 鶴書催召路出孤峯枉顧苔磯得趨下風復拜 王京接話後容指諭慇懃開示盲聵

林郡守

名希茂玉溪姨弟也從玉溪屢拜先生祭先生文有曰小子無狀屢承諄諄敬奉末言尚今盈耳

權正字



南真身卷九  
名文任字與叔太師卒之後安分堂達之子也先妣  
鄭氏文忠公愛周之五世孫也為人端重不安言笑  
早受業於先生之門先生愛重之公丁憂先生往弔  
之登第未仕而卒位不滿德人皆惜之所作詩若文  
傳播人口及先生之歿也為文以祭之其略曰嗚呼  
先生氣分光嶽學承程朱早立根基潛心道腴晚鏘  
科第懷寶不沽山立玉色秋月冰壺內外直方是德  
之隅生晚好古方寸唐虞俯視濁世仰屋長吁陳疏  
動天骨寒奸諛一對 迺英禹皋其謨三朝累辟一  
東白駒虛位以待 宸寵何紆令聞在身天爵樂言

遠方有慕其德不孤七十康寧樂山其符歸化有言  
一笑長終死生窮通都付天工嗚呼先生而至於斯  
樑木已摧小子何依餘風百世興起有人樞衣一時  
獨昧書紳哀疚餘生長慟欲絕不昧者存顧此菲薄

李和甫

名光友自號竹閣老人高麗金紫光祿大夫景芬之  
後叅奉潛之子清香堂源之從子也早及先生之門  
嘗問中庸章句公對之詳明極盡無遺先生喜曰不  
圖汝之魯鈍晚解至此也家貧自守於物欲淡然無  
所累授室金海魚氏婦家稍康本家藏獲推與同已



人多稱之時婦黨在要路者欲授以官力辭不赴與  
守愚寒岡東岡覺齋諸先生為道義之交戊子公中  
風痺時寒岡守咸安劑送藥餌賴以得瘥丁酉之亂  
避大丘徐樂齋思遠贈詩曰到老寧知故曲離白鬢  
能說少年時德山泉石閑來往知是先生杖屨隨平  
居未明而起盥櫛衣冠展拜家廟而晨昏定省未嘗  
廢也先生疾病常侍執燭之列及歿為之心制焉年  
踰九十而終

慎士勲

名公弼性軒昂不群不以外物動其心先生一見稱

之曰此人天品清高知識通明雖嘗學詩禮者殆不  
及所謂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者也何相見之晚也  
年四十八而終

孫君弼

名天祐號撫松軒事母至孝多有感動處奉祭祀一  
出於誠晚及先生之門多蒙教誨行已無一點瑕疵  
先生歿為文以祭略曰帝鑄洪爐降生東土氣稟高  
明德配溥厚樂全顏瓢分甘陶室喚醒金鈴新義霜  
鏘處豈忘世志切憂國不我魯鈍擬化氣質朕膺垂  
訓縱不躬行勵志磨鈍庶幾心銘云



李祥甫

名天慶號日新堂生於嘉靖戊戌稟質之純粹素性之孝友得之天分十歲遭先考著作公憂執喪哀毀一如成人及長事母夫人極其誠敬逮丁憂桑祭如禮啜粥泣血歲至減性服未闋遭壬辰之亂身奉木主令一奴輦祭器而行必具朝夕上食不以蒼黃顛沛而一日或廢及暮痛無以供祭需忽有飛雉掛甬於林間得以供祭人皆曰孝感亂定掃舊址等數間精舍扁之曰日新堂左右圖書整飭其冠服披覽古聖賢書而終日危坐未嘗有斯頃歇側惰慢之容公

之薰襲於南冥先生之門而所從事者如此安貧樂道永矢不諉力踐精請早廢舉業固守林泉以終

遺事

寒岡先生以詩笑之曰先生門下共追隨四十年光隙駟馳落落當時君氣宇皤皤今日我鬚眉交情不逐人情變心事寧隨世事移逝矣莫伸臨穴願悽歌一曲淚雙垂

權東溪濤作哀章曰處士歸真宅薤歌若為謳臨當寫我思先歆闡公幽孝悌天能厚堅貞我所修夙興仍夜寐危坐整襟裯抵死猶未懈平生得所由斯為



氏日用乃作聖初頭七十年于此百千人罕傳以能  
貧亦樂遂得淡無求倘使規模潤端宜等輩優全歸  
無愧怍此別直得休今世何多事儒林未易療誰為  
守靜者而有如公不此議如無氓諸人或可蓋吾言  
憂世道不是為公謀

吳正言長作文以祭略曰公有謹介之操而不能達  
於聞有良順之德而不能施諸用蓋聞在於天用由  
乎人由其不能於天不借於人然後尤足以見其所  
性之存行守之固吾於彼庸何病焉

何松亭受一作堂記略曰日新考成湯之所以為聖

者也凡人革舊習即其新者為君子狃舊習廢其新  
者為小人新之於人大矣今我主人不惟銘諸堂而  
又銘諸心曠野之望則思豁達大度流水之觀則思  
不舍晝夜以至竹思節松思貞心源澄朗如清地意  
思一般如庭草則光風霽月都在几案之上日新之  
工必日日新而又日新矣不然堂不名快人不堂稱  
而將有屋漏之愧

吳毅叔

名間號守吾堂德溪之從弟也受業於德溪又及先  
生之門論議峻嚴操行益勵儕類多推重晚節嚴舉



專精實學手不釋薛文清讀書錄及其沒也守愚堂  
河覺齋皆來哭治喪

李厚仲

名光坤清香堂子也逮其父時已自成人並出入先  
生之門好善疾惡出於天性丁憂廬墓三年鄉里稱  
與寒岡守愚堂覺齋諸先生情分深厚

成進士

名汝信字公實昌寧人生於嘉靖丙午早有文名累  
捷發解晚中己酉司馬自號浮查野老嘗受尚書於  
先生及先生歿春秋享祀時每叅焉嘗曰真將俯伏

如聞警咳其思慕之誠如此公平生每疾言遠色處  
事務以醇慤晚與鄉老檇晉陽誌年八十七而終

遺事

隆慶戊辰冬公居接于斷俗寺寺僧為尊佛黜儒之  
書將以印布且造佛像名曰四天王者形甚恠偉公  
曰毀吾道侮吾儒是書與佛不以誣乎命僧徒毀佛  
像焚其板來謁先生先生曰後生輩務為調適則未  
見其進就夫子之取在簡者此也

盧子協

名錞早及先生之門得聞敬義之說心悅誠服焉嚴



於奉祭祀前期致齋絕不見外人先生嘗過之適公齋日公使人以實告而謝不見先生大加稱歎壬辰之亂徙事於倡義諸公金鶴峯之適招諭使也人皆失望義旅無所屬道儒拜疏願留而一隅龍濟道路阻塞公奮義齋疏得達 行任竟回 天聽人皆義之蓋公王文縣監輯之墓表宋主庵銘之以哲人萎知禮無則公之得於家傳有自矣

河解叔

名天澍初謁先生受近思錄志學不倦嘗讀書于新俗寺夙興夜寐盥櫛衣冠一遵小學規矩同學者深

稱歎曰吾嘗見於黃卷中而未嘗見其人今者觀夫君所為則與小學書一揅矣公嘗為校任黜世家大族不法者四十餘人一州為之肅然

陳景直

名克敬性剛直嫉惡如讐家貧固守不以為意受業於先生之門與守愚諸公情分最厚德院重修時與李澗河愷等悉心敦事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九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九終

南冥先生別集跋

謹按南冥先生言行德義之實大谷成先生已序其墓東岡金先生已狀其行獨年譜闕焉且如出入門下講明傳授者固多碩德之儒名世之士無錄以記之者後生晚學無由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豈非斯文之一欠事乎無狀僭不自揣乃考諸先生文集旁搜聞見遺事而又與往來同志趙君任道林君真愆河君弘度廣詢悉求裒輯諸賢傳狀誌碣然後刪去枝葉務存本實以成此編名曰山海師友淵源錄總九卷蓋允先生世系年譜言行敘述與夫諸賢事蹟



以次編入靡不究載其間雖或有聞見之未博詳略  
之不同然其一時親炙之多蔚然之羨則亦可因此  
而得其梗槩矣噫吾東方自有文學以來數千年間  
以儒學名者幾乎無聞至于麗季國隱鄭先生倡明  
經學一時推為理學之祖儒學之稱蓋自此始逮我  
朝龍興列聖傳德天啓文明諸儒輩出有若寒暄之  
先生有若一蠹先生有若靜庵先生皆是蘊經濟之  
術任道學之重而世入衰否之運身蹈亮禍之機與  
道俱喪遺緒茫茫可勝痛哉惟我曹先生生道學既  
絕之後際士林斬伐之時與退溪先生並世各以興

起斯文為已任而確乎不拔友之而磨礱道義師焉  
而激礪成就使吾道賴而不墜士學因而不差則其  
扶頽拯溺砥柱奔波底氣儼百世之下足以想見而  
興起矣後之君子尚前賢論其世而有不識其始終  
無所尋究者苟得是錄觀之庶幾公泝之一助云爾  
崇禎丙子二月初二日後學高陽朴綬謹識



南真先生別集跋

愚之不敏生忝嘗先生晚歲講道之鄉得於濡染窮  
有所聞蓋先生之學既博以文而以及躬造約而循  
繩墨為主絕不近名謝絕世故有得於古人尚綱之  
義世之人鮮克知之而日章之實終不可闕遠近及  
門者日衆精神氣魄多有動悟人處嘗語學者曰只  
得警其昏睡而已既開了自能見天地日月矣其於  
誘掖激勵之功有非區區講說可及而進德成材者  
亦多使道學既晦而復明士風既偷而稍新其果行  
育德之懿扶頹拯溺之功砥柱奔波底氣象在我東



國一人而已故鄭寒岡曰夫豈東方再生之傑也盛  
德高風愈久彌彰金鶴峯曰退溪南冥兩先生生並  
一世倡明道學以淑人心扶人紀為已任士之薰陶  
漸染興起私淑者多矣成大谷曰篤學力行修道進  
德精識博聞鮮與倫比可以追配前賢為後學宗師  
林葛川亦曰豈是東方再生之傑也合是數說而觀  
之其為一人於東國可見也門下諸賢深體先生之  
意不為文字傳後之計名言法語為後學師範者類  
多湮沒而不傳唯我鄉先生覺齋河公以晚年高第  
親炙十餘年凡耳目所得一言一動悉入劄記名曰

言行錄且撮其大要為遺事一編以廣義壻之慕又  
記師友淵源所及者別為一書以示來世云而並失  
於兵燹甚可惜也元悶堂朴公惻然有志於斯乃  
於先生言行出處授受原委旁搜哀輯類聚彙分既  
撰年譜一編又述師友錄若干卷庶可以老先生德  
義之實而補覺齋不保之書也生於數十年之後追  
究數十年之前其詳且盡雖不及當日所記而勞心  
用力倍矣遂使異時尚論之君子得有所據以知終  
始其有功於斯文可勝言哉弘度生也後既未得溷  
跡於諸賢末塵加以受氣昏弱積年沉痾些少聞見



南冥先生集  
卷之五  
五  
殆盡忘失反不如無所聞者朴公不以愚無似亦以是編辱索跋文固陋荒廢不足以資揚萬一而高山景行之思在平生所不敢後者謹撫先生學問為已畜德之實暨為學者未必講經說書只得警悟多就之要與夫諸賢推先生東方一人之說未及朴公是篇可補覺齋所嘗纂述之亡失而為增光以書

崇禎十三年庚辰日南至後學晉陽河弘度謹跋

南冥先生別集跋

謹按曹先生為用力於敬義一生受用和恒直方四箇字而已其天資之明快質性之剛勇工程之嚴密操履之果確言論氣像之卓爾出處行義之脫洒落落聳動一世瞻聆見稱於同時具眼者甚衆如大谷德溪寒岡諸先生叙述備矣至於獨得超詣之識明體適用之才燭微先見之明守道不撓之介粹然一出於正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處則知者或鮮開若金大諫宇宏有輓詩曰海嶽之精日宿光大儒端合佐皇王誰知着力惟存省最是收功在直方



南冥別集  
氣節稱公猶可笑才華論學祇堪傷不知何損知何  
益遙寄哀詞淚滿裳大谷先生亦云篤學力行修道  
進德精識博聞鮮與倫比亦可追配前賢為來世學  
者宗師而或者之不知其論有異何必求知於今之  
人直百世以俟知者知耳二賢之論該括無餘庶幾  
斯盡先生而道不遇時畢命岩穴又不曾屑屑留意  
於立言垂後故其遺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  
沒而無傳其或掇拾緒餘為衆賢思齊之地者徒得  
其糟粕而未窺其間奧僅能識廉耻貴名檢崇節義  
傲富貴而便自謂曰這箇是曹氏之學也豈不淺淺

乎哉噫使先生得志無善展布其平生大畜庶幾乎  
淑人心而明天理風可使移也俗可使易也輓回世  
道激勵溷濁鬼然砥柱乎頽波炳然日星乎冥道矣  
其功化事業豈若是而止哉嗚呼惜也近有朴斯文  
網生於先生之歿十許年後慨然有隔世相感之歎  
於先生學行志槩言論風旨見幾之神出處之正酷  
慕而尊信之凡與一家子弟門生學徒引誘諄諄指  
授蹊徑者必以先生為準的其意蓋以士趨失正流  
而不返為大憂又恐其世道日降末俗益偷則後之  
人將無以尋逐其路脉也於是竭精殫力摺撫哀輯



既錄師友淵源又換世系年譜如右其尊賢衛道發  
揮幽潛指南來學之盛意為如何哉朴君篤信自守  
遯世無憚風力氣魄大過於人豈無所見而眷眷於  
此乎嘗念曹先生門下諸賢名世者非一而前此亦  
聞有此箇著述直待朴君之手於今日是知親炙承  
誨者未必周詳而聞風興起者未必闕略也審矣意  
者天之生是人於先生之後者疑亦有數存乎其間  
也歟篇帙既成將謀入梓索跋語于任道任道見膚  
語綿何足以贊一辭然朴君用心之勤不可以不志  
而又以托名於高賢事跡之後為榮而不敢避焉

後學趙任道謹識



南冥先生別集校正跋

謹按 南冥老先生山海淵源錄乃无悶堂朴先生之所輯錄而趙澗松林林谷河謙齋三先生之同照管者也四君子淵源之學博雅之識篤追緒餘庸迪來後而且去 老先生生世不遠則其裒輯事實闡揚二行者固無所不用其極而夷攷遺篇抑不無盡美矣猶有未盡之感焉迺若年譜中或有叙事之上下交錯焉者遺事中或有纂輯詳略之與本集相左焉者厥亦有謚謫齋謫職銜表諱之錯亂不齊焉者厥亦有文勢字義之或衍或漏或詿或悞而不屬其



理焉者此必是晚年工夫業未了書未正而不幸捐  
世之致也不然河謙齋祭公文何以曰僅成而未及  
論定云已嗚呼先生之不幸而此編不幸此編之不  
幸而諸賢不幸諸賢之不幸而斯文不幸則惜哉此  
編之不竟而不幸之甚也噫當其時見而知之者莫  
如覺齋河先生之實錄而見失於兵燹後其世間而  
知之者又莫如朴先生之信墨而亦未得嫡傳其義  
補覺齋不保之失則此書之傳不傳抑有關於世數  
而然耶何其當幸而不幸歟用是吾黨之有識者嘗  
瞿然於此而竊欲釐正者久矣越歲己卯道內僉君

子齊議敦定不佞與朴君挺新共忝冒幹事任重責  
大退道延拖矣任名未解而道責日至時已後而辭  
不得焉於是焉旁搜曲證雙書校於諸賢文集而漏  
者補之衍者闕之交錯者釐之相左者秩之註者正  
之漫者楷之凡例則一依 退溪先生師友錄而就  
正焉書凡九編二百四十餘張數矣然而歲儉力殘  
不能全帙付刷仍舊板塗改而或雙書之間書之不  
一其例則此書雖曰幸成而猶謂之不幸也亦宜哉  
不佞直微末一矇瞶耳惡敢容喙於討論脈絡講究  
註誤而惟以不敢辭而愈久而愈失其真則百世之



南真先生別集序  
九  
下以斯文為己任者惡得無慨然於此而謂當時何  
如哉茲敢忘其僭越謹與同志勉從諸君子之畀責  
推明朴先生之遺義用竢夫後之君子焉  
崇禎三甲申孟冬日後學商山金敦謹書

南真先生別集校正跋

師友錄廼南真老先生道學淵源而死悶堂朴先  
生之所撰述也公以博洽多聞之資竭精殫思撫實  
備錄則其為斯道之羽翼後學之矜式者誠至矣宜  
無訛錯罅漏之處而姑舍印本試就公手草之猶存  
者觀之遑遑有墨圈及更考云云處若國朝年紀  
之眩錄先師諱字之誤書老先生山遊歲月之  
錯載且至諸賢狀略遺事中有未穩處噫此錄之  
修既是公暮年事業則竊想左右裒輯之餘編帙  
既多考訂或差不免為全書中一欠矣至如文字之



互變字畫之交誼雖非有乖於闡拔而猶未見通於  
一編全旨矣 吾黨之有志者莫不對卷而疑晦雖以  
挺新之不佞亦嘗又復致慨於斯矣今者校讐之責  
不幸適及於不佞噫文字改修古人猶難則不佞何  
敢當也然既冒其責不敢終辭遂與丹丘金君整尋  
行數墨元於年紀略諱字誤書歲月錯載大關緊  
不可以仍舊處罔不叅互考證逐訛改正至如遺事  
中未穩處俱刪去則空缺回置事涉踈略故揀入別  
系以為完帙而未或竊附已意於其間直用一代仁  
文書辭等所贊最要於審符者而已文字間許多乖

舛亦頗精贖而審釐要使覽者無疑於考閱庶幾萬  
一有補於 元悶堂撰述之本意矣然而僭妄之罪  
固陋之譏自有所不能辭者是可懼也已未知後之  
君子其肯恕否耶

崇禎三甲申孟冬日後學泰安朴挺新謹書







